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五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歷八年八月壬申宣政使梓州觀察使入内都知王守忠為景福殿使以修祭器有勞也仍給兩使留後俸御史何郯言令日伏聞降敕命以昭宣使王守忠修祭器勞効特除景福殿使仍賜節度觀察留後月俸臣始

初風聞内批指揮止授守忠宣慶使次日聞授節度觀察留後今雖節度觀察留後之命不行仍以月給賜之復遷改使名勞淺賞重中外之議頗不為允夫爵禄之設所以待勞臣而勸忠義故賞之厚薄視功之大小歸乎不虛授而已至於舉一職領一事有所幹濟蓋人臣戮力之常分也以常分而受賞典已為過矣賞又厚焉適足以啟僥倖之源也且守忠之掌修祭器亦人臣領一事戮力之常爾然陛下重宗廟之事以報其勞自昭

宣使超授宣慶使恩奬之行不過不薄適其中也而守
忠曽不滿望仍要君命夫以小勞職分之常而所求猶
如此過當則後來有冐矢石捍邊寇之臣果有顯效則
將何爵賞以稱其意焉況內臣領遥郡祖宗之制止於
觀察使然非積勞未嘗妄授今守忠雖不授兩使留後
而得給其禄人情所希皆起於漸既得其禄必欲其官
若又從之是何位之不可求也夫事戒其始末猶不禁
況不戒焉則弊將横流矣其王守忠欲乞只依元降指

揮授以宣慶使所有兩使留後俸料亦乞罷給陛下如欲優示寵待則乞厚以金帛賜之足為恩假至於爵禄公器不可輕授授之不濫則朝廷紀綱庶可存焉臣以空踈獲備耳目遇事即言固無忌諱伏望聖明特賜省納

實録慶歷七年八月巳巳昭宣使梓州觀察使入内都知王守忠為景福使其年十二月壬子又書昭宣使梓州觀察使入内都知王守忠為宣政使守忠八月巳除景福殿使不應十二月仍帶昭宣使然則八月之除必誤或葢嘗命守忠而守忠不拜故十二月更拜宣政使守忠本傳云崇政殿衛士竊發以捕賊功授景福殿使固辭曰宫省慢防罪在臣等不敢承命明年復以命之然七年八月衛士猶未竊發本傳誤也大率本傳

載守忠事殊不詳當以何郯奏議為正

丁丑殿前副都指揮使寧遠節度使許懷德知亳州落管軍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張方平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楊察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張昪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知許州韓綜並落職方平知滁州察知信州昪知濠州綜知袁州開封府判官司勲員外郎种世材奪兩官勒停户部判官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楊儀奪三官責授部

州別駕儀之妻富氏程文昌妻之從姊也以故儀與文昌交私文昌叔守顗爲人訟冒名買中年死馬務文昌請于儀而持簡者誤達知開封縣楊日就日就告發之命翰林學士錢明逸知制誥呂公綽鞫其事而懷德故從妹有別產在陽翟縣以無子籍入官懷德因文昌從儀乞書禱綜欲妄認同產書至而轉運使已從獄于他州綜坐不時以聞守顗常詈人而世材聽儀之請輒貸之又昪爲判官日文昌母誣家婢置樂羮中而昪未嘗

追辨其事方平坐嘗託儀市女口察坐知開封失察舉然察昇皆去官而方平法不應得罪特貶之方平不應得罪此依實録本文按何郯劾方平則猶以此責為輕令附郯奏議于後御史何郯獨言方平頃為中丞當糾正官邪猥與儀交私託雇女僕未嘗與直而女僕隨身衣裝自直百千皆儀所辦雖契約有三十千之數而儀實未嘗領貪汙情狀豈不曉然今雖落職獨以諫議大夫知滁州於方平何損況方平資性姦回附下罔上其名久已著聞不宜更為兩省要官欲乞改

授一閒慢官斥之遠方免汙清近不報察爲御史中丞論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廵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公坐細故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何郯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自繫朝廷采擇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懦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又數以言忤宰相陳執中故坐小法與昪俱黜其後監察御史建陽陳旭數言昪宜在

朝廷上曰吾非不知昪賢然言詞不擇輕重旭請其事上曰頃論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壞之乎旭曰此乃忠直之言人臣所難也上曰又論楊懷敏云懷敏苟得志所為不減劉季述何至於此旭曰昪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意不回亦不可深罪也此據司馬光記聞云昪自知雜左遷潤州陳旭為言按昪初責濠州明年八月乃徙潤州又以旭為諫官按旭以八年九月為御史皇祐元年六月遷言事御史十二月乃為司諫當昪徙潤州時旭但為言事御史未為諫官也昪以皇祐元年八月即潤州加集撰二年六月遷待制知慶州資政殿學

士知陜州吴育上言先王凝旒黈纊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犯憲典即屬之有司按文處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寛宥如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人被誅殛死亦無憾祖宗以來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為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坐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

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任事省府使有大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然者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下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恥示敦厚也自古刑獄滋彰之時誅家滅族冤枉大半大抵雷霆方震人莫敢言有司以深就深各圖自免或因而為利以希進取使君恩不得下達人情不得上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陛下為四海愛戴之主忽使道路之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為陛下痛惜之也若儀罪未斷

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救解之嫌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無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戊寅詔益利梓夔四路鈐轄并轉運使察所部官吏弛慢貪虐者以聞時樞密院言兩川累歲豐稔如聞官吏安此無事怠於輯綏恐姦民緣而起盜也

庚辰太常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李絢為契丹國母

生辰使如京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李珣副之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何中立為契丹生辰使内殿承制閤門祗候鄭餘懿副之工部郎中判度支勾院李仲偃為契丹國母正旦使左侍禁閤門祗候孫世京副之司勲郎中判理欠憑由司李永德為契丹正旦使左侍禁閤門祗候康遵度副之既而絢辭不行改命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胡宿仲偃景孫

辛巳鹽鐵副使兵部員外郎仲簡為工部郎中河東轉

運使簡奉使過陜西謁知州吴育御馬者不由戟門而入簡怒舉馬箠擊之流血育具以奏上面詰簡簡不能對故出之簡兩為河東漕前自陜州徙後自省副出傳誤以後事為前事今改之判大名賈昌朝請下京東州軍興葺黄河舊堤引水東流漸復故道然後並塞横壠商胡二口永為大利詔待制以上并臺諫官亟詳定利害以聞

甲申宋祁張永和等言商胡水口見闊五百五十七步用工一千四十二萬六千八百日役兵夫一十萬四千

二百六十八人可百日而畢詔付詳定所

乙酉詔河北轉運使及瀕河諸州官未滿三年者毋得代移

己丑以河北京東西水災罷秋燕

辛卯觀文殿學士丁度等合奏修河利害曰天聖中滑州塞決河積備累年始興役今商胡工尤大而河北歲饑民疲迫寒月難遽就也且横壠決已久故河尚未填閼宜疏減水河以殺水勢俟來歲先塞商胡從之前遣

内侍募民入新舊者皆還但行諸路自行誘勸追回內侍此揀

政要

壬辰詔臣僚坐罪罷還京師毋得輒求上殿先是盜起恩州上務接納羣下博采方略雖曾被罪停廢者亦許上殿奏事及衛士謀變御史何郯以為此等豈無怨望使得親近法座非防微之義若有所陳宜令具實封進入或係機密須至口陳即委中書密院召問故有是詔

又詔諸路州軍迎送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及諸使人

須至館方許過詣仍不許於道路排頓違者以違制論其受亦如之

甲午御邇英閣讀政要

是月殿中侍御史何郯言臣昨於六月内曾具奏論為今歲災異為害甚大陳執中首居相位燮理無狀實任其責因舉漢時以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乞因執中求退從而罷免以答天意未嘗施行今霖雨連晝夜不止百姓憂愁豈非大臣專恣務為壅蔽陰盛侵陽所致雖陛

下焦勞於上而臣下不能奉承聖旨竊恐未能銷去災
異況執中所舉事多不副天下人心怨嗟盈耳雖執中
以公道自任然迹其行事亦多私徇如向傳式不才累
被人言不可任以要劇而執中以私恩用傳式至三司
副使呂昌齡曲事執中寵嬖之兄弟至為三司判官此
皆聖意所明知所以傳式昌齡並罷要職而執中則釋
而不問太宗朝大臣寇準號為忠盡在中書甚協人望
只以任情不依次改轉廣州通判馮拯彭惟節官資致

馮拯上言即時罷凖政事太宗非於寇凖無恩蓋示天下至公不得不然爾今執中庇援傅式昌齡私徇之迹過於寇凖而尚持政柄竊所未安兼風聞執中以舊識寬减前京東轉運使張鑄不按告孔直温謀反人狀罪犯及以私忿屈抑開封府界提點李肅之差遣並挾情高下豈是至公其他專權恣縱不可盡數今中外之人怨望執中非一其召災異未必不由此古人以一夫傷嗟王道為虧况復天下傷嗟者多乎又執中昧經國之

大體無適時之長材當四方多事之秋陛下欲倚之使致太平固不可望也今陛下用執中則失天下人心退執中則慰天下人望陛下豈可慮傷一執中之意而不念失天下之心失天下之心而欲天地之氣和固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依臣前奏罷免執中以慰天下之望臣於大臣固無嫌隙不避其威權而言者蓋慮陛下以淫雨未止憂勞過甚不責臣下而引咎聖躬所以欲乞退强戾專恣之人免致壅蔽使上下情通則災異可除和

平可致兹事所舉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惟聖心斷之不疑速賜裁決但使執中退不失安全則君臣之分無損然後别擇通明賢材而任之以平國政臣近蒙差考試國子監舉人不得面對故有此論列惟陛下不惜退罷一臣以順天下之望則天下幸甚何郯以八月十二日戊寅受詔考試國子監舉人此章不知是何日奏今附月末向傳式罷省副在六月己丑吕昌齡罷省判未見後傳式罷三日張子思除鹽鐵判官必是代吕昌齡者但實録偶脱遺耳李肅之以七年八月為府界提點據肅之傳自府界出知沂州實録亦不載郯所稱屈抑差遣必指此也

九月丁酉夏國遣人來謝祭奠

戊戌詔羣牧司自今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落管軍各賜所借馬三匹殿前馬步軍都虞候捧日天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二匹軍都指揮使一匹舊制凡管軍皆借馬五匹至罷猶借留至是羣牧司請裁賜從之

巳亥御延和殿召輔臣觀御書龍圖閣直學士呂公綽

上新製天地祖宗位版因命輔臣同觀之

辛丑命翰林學士宋祁磨勘提點刑獄朝廷使臣課績

癸卯遣鹽鐵判官任顓點檢河北軍儲其前任轉運使
並劾罪以聞時都轉運使施昌言言本路軍儲僅可支
一年蓋前轉運使失計置也
甲辰詔倚閣河北京東西路被水災下戸見欠夏税
己酉詔河北沿邊修城軍士月給特支錢
丁巳降開封府推官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孫錫監和
州税殿中丞祕閣校理李大臨監滁州税坐發解鎖廳
舉人詩有落韻者既奏名而為封彌官所發錫真州人

大臨華陽人也　詔三司以今年江淮所運米二百萬斛轉給河北州軍葉清臣傳及河渠志云運汴渠漕米七十八萬石濟河北數與實錄不同

當考

己未殿中侍御史何郯言近年大臣罷兩府任便陳乞子弟召試充館職或出身用為恩例望自今後館閣不許臣僚陳乞子弟外其陳乞及奏舉召試出身候有科場與免取解及南省試令赴御前與舉人同試以塞私倖詔今後臣僚奏子孫弟姪等乞出身及館職如有合

該恩例者類聚一處候及三五人送學士院試詩賦論三題仍封彌謄録考試其試官令中書具學士姓名進呈點定仍精加考試候定到等第臨時取旨此據會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事實録無之

癸亥三司言韶州天興場銅大發歲采二十五萬斤請置監鑄錢詔以為永通監賜名永通在皇祐元年二月今從本志并書

冬十月辛未宰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用和第問疾壬午進美人張氏為貴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先

是夏竦倡議欲尊異美人起居舍人直史館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根本起皇后閤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御史何郯入見上以贄所言諭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也上寤事寢不復究然美人卒用扈蹕功進妃位（此據鮮于侁所作郯墓誌及郯奏議墓誌奏議雖不出王贄姓名張唐英仁宗政要則具載今從之國史亦無贄侍按馮潔已御史臺記載贄事尤詳今取以為據）初帝以閏月之望欲於禁中再張燈后力諫止其後三日衛士數人踰屋至寢殿時后侍帝夜半聞變帝遽欲出后閉閤

抱持遣宫人馳召都知王守忠等以兵入衛賊至福寧殿下斫宫人傷臂聲徹帝所宦者何承用慮帝驚紿奏宫人毆小女子后叱之曰賊在殿下殺人帝且欲出敢妄言邪后知賊必縱火乃遣宦者持水踵賊賊果以燭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者后親剪其髮以為識諭之曰賊平加賞當以汝髮為證故宦者爭盡死力賊即禽倉猝處置一出於后后閤侍女有與黄衣卒亂者事覺當誅求哀於帝左右帝欲赦之后具衣冠見帝固請

誅之帝曰痛杖之足以懲矣后不可曰如此無以肅清
禁庭帝命后坐后立請幾移兩辰帝乃許之遂誅於東
園
丁亥屯田員外郎范祥提點陝西路刑獄兼制置解鹽
詳先請變兩池鹽法詔祥乘傳陝西與都轉運使共議
時慶歷四年春也已而議不合祥尋亦遭喪去及是祥
復申前議故有是命使自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
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並邊九州軍入中芻粟第

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鹽第優其估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按宋史食貨志作東西南鹽
河中歲課入錢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案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環慶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直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並邊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為法以絕之其先以

虛估受劵及已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粟悉留榷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僥倖闕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以為便云已上並據食貨志祥始受命詣中書訴提點刑獄非掌計者所當為意欲得轉運使陳執中曰提點刑獄乃資序合入制置解鹽自是朝廷委任已敕陝西都轉運司凡解鹽事悉交與制置

司矣公復何求茍有成績朝廷固不惜一轉運使若靜言庸違誅責隨至豈可豫擇官乎祥遂不敢言此據魏泰東軒筆録

庚寅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宋祁落職知許州國朝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旣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然後進內張美人進號貴妃祁適當制不俟旨寫告不送中書徑取官

告院印用之函封以進妃方愛幸冀行冊禮得告大怒擲地不肯受祁坐是黜初祁亦疑進告為非謂李淑明於典故因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第進何所疑邪祁果得罪去議者益惡淑傾險云

十一月乙未朔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史館修撰李淑落翰林學士依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加龍圖閣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初淑奉詔撰陳堯佐神

道碑少所推稱其家積憾求所以報會淑嘗作周陵詩有不知門外倒戈回之句國子博士陳求古者堯佐子也因上淑詩石本且言辭涉謗訕下兩制及臺諫官參定皆以謂引喻非當遂黜之淑累表論辨不報因請解官侍養許之淑侍養得請乃此月癸丑今并書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郭勸為翰林侍讀學士勸前知成德軍盜起甘陵徙鄆州以韓琦代之已而琦言勸所遣將士張忠劉遵功皆第一特賜詔奬諭於是召歸

戊戌景福殿使梓州觀察使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信軍留後尋詔守忠如正任班他毋得援例如正任班乃十二月戊子今并書守忠遂移閤門欲綴本品坐宴閤門從之御史何郯言臣伏聞閤門近進四日紫宸殿宴人使坐圖入內都知王守忠亦列在楊景宗下預坐臣訪聞得閤門儀制內外臣僚帶刺史至節度觀察留後並係遥郡不得正官班列以至賜與進獻頗甚殊絕唯正刺史以上凡遇宴會坐次方許列在殿上今若以守忠帶兩使留後

便依正官例陞殿預宴即是自今內外臣僚凡帶遥郡皆合殿上預坐啓僭壞法莫此之甚且朝廷儀品所以辨尊卑上下之分不可輕棄舊章以生紊亂況祖宗典法未嘗有內臣殿上預宴之事此弊一開所損不細伏望指揮下閤門速行改正一遵舊制仍令今後遇有宴會臣僚職位不合預坐之人不得妄有陞進坐次所冀示朝廷紀綱之正戒人臣僭差之望初西上閤門使錢晦亦言天子大朝會令宦官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為四

方所笑然竟為奏定坐圖及御史有言守忠自知未允宴日辭而不赴

錢晦傳云守忠移閤門定朝列宴坐位晦因對言天子大朝會令宦官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為四方所笑守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為不可禮官議與晦同而言事官亦有言者會守忠卒其事遂寢按何郯奏議則閤門竟為定坐圖晦但有此言爾守忠自知未允辭而不赴此據江休復雜誌又守忠卒於至和元年正月癸巳定坐圖乃慶歷八年冬守忠不赴宴非遽死也晦傳稱會守忠卒誤矣必以江休復雜誌為正又晦傳所言以禮服進酒及禮官議與晦同於他書無可考證今不取言事官有言者即何郯也江休復雜志云守忠延福宮使遂州留後乾元節上壽押正任觀察使閤門不敢誰何又云乞綴本品坐宴閤門亦從之自知未允辭而不赴按守忠如正任班蓋有詔旨閤門固不敢誰何也豈江氏不知當日已有詔

旨或雖有詔旨朝議終不以為允乎今附見所稱乾元節上壽當是皇祐元年四月事然則守忠雖辭宴不赴猶以本班上壽或即是錢晦傳所稱以禮服進酒也當考

己亥作皇帝欽崇國祀之寶真宗嘗為昭受乾符之寶凡齋醮表章用焉及大內火寶焚止用御前之寶於是下學士院定其文命宰相陳執中書付有司别刻之

辛丑詔判大名府賈昌朝兼計置河北一路糧草事以本路水災軍儲不足也

癸丑鹽鐵副使吏部員外郎陳洎供備庫使恩州刺史

入內都知張惟吉同相度商胡隄岸

乙卯起居舍人直史館知諫院王贄為天章閣待制張貴妃既得立甚德贄密賜贄金幣以巨萬計嘗謂人曰我家諫官也及將受册禮欲得贄捧册中書言攝侍中故事必用待制以上於是驟進贄職　殿中侍御史何郯為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初臺闕知雜執政欲進其黨上特用郯且諭郯曰卿不阿權勢故越次用卿　詔河北水災民流離道路男女不能自存者聽人

收養之後毋得復取其傭雇者自從私券

丁巳李用和兼侍中

己未命翰林學士錢明逸翰林侍讀學士張錫同詳定一州一縣編敕

壬戌以畿内物價翔貴於新城外置十二場官出米裁其價以濟貧民　虞部郎中知漣水軍逄冲責授安化副使不簽書事冲母老不肯去鄉里而冲輒迎妻母之官為御史所彈故也

癸亥賜王貽永李用和笏頭金帶故事非二府大臣不賜惟張耆在樞密院兼侍中嘗賜之　時雨潦害稼壞堤防兩河間尤甚

十二月乙丑朔德音改明年元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出内藏錢帛賜三司貿粟以賑河北流民所過官為舍止之所齎物毋收算

丁卯貴妃張氏行冊禮羣臣表賀初禮官有議妃當受外命婦拜者判太常寺張揆曰妃一品正與外廷王公

等豈可當命婦拜耶或曰妃為修媛時命婦已莫敢抗禮況貴妃乎同知禮院邵必曰宫省事秘不可知然令下有司議唯有外一品南省上事儀爾而百官班見禮固無不答衆意乃定

乙亥起居舍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王贄言諫院例不與臣僚過從請除二府不聽謁外兩制官並聽往還從之

丙子詔三司河北沿邊州軍客人入中糧草改行四税

之法按文獻通考有三税四税之法原本税字多誤作説字今俱改歸畫一每以一百貫為率在京支錢三十貫香藥象牙十五貫在外支鹽十貫茶四十貫按總四項不足一百貫之數疑有脱字初權發遣鹽鐵判官董沔言竊以今之天下亦端拱淳化之天下今之賦税不加耗於前方端拱淳化時祖宗北伐燕薊西討靈夏以至真宗朝二邊未和用兵數十年猶帑藏充實人民富庶何以致其然哉行三税入中之法爾自西人擾邊國用不足民力大匱得非廢三税之法耶語曰變而不

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不可不復也請依舊行三稅以救財用困乏之弊乃下三司議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之錢入少出多慶曆七年榷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舊法每一百貫支見錢三十貫香藥象牙三十貫茶引四十貫至是復加以南末鹽為四稅而行之沔平陰人也按康定元年河北入中已積用三稅法慶歷二年又復用康定元年法而董沔乃建議如此當考皇祐二年正月所載慶歷二年事不復別書康定元年事則具之年末矣皇祐三年二月方書

庚辰判大名府貫昌朝又言按夏禹導河過覃懷至大坯醨為二渠一即貝邱西南河渠書稱北過洚水至于大陸者是也一即漯川史説經東武陽由千乘入海者是也河自平原以北播為九道齊桓公塞其八而并歸徒駭漢武帝時決瓠子久為梁楚患後卒塞之築宫其上名曰宣房復禹舊迹至王莽時貝邱西南渠遂竭九河盡滅獨用漯川而歷代徙決不常然不越鄆濮之北魏搏之東即今澶滑大河歷北京朝城由蒲臺入海者

禹漢千載之遺功也國朝以來開封大名懐滑澶鄆濮棣齊之境河屢決天禧三年至四年夏連決天臺山傍尤甚凡九載乃塞之天聖六年又敗王楚景祐初潰于横壠遂塞王楚於是河獨從横壠出自平原分金赤遊三河經棣濱之北入海近歲海口壅閼淖不可浚是以去年河敗德博間者凡二十一今夏潰於商胡經北都之東至於武城遂貫御河歷冀瀛二州之域抵乾寧軍南達于海今横壠故水止存三分金赤遊河皆已堙塞

惟出壅京口以東大決民田乃至于海自古河決為害莫甚於此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禦禦備契丹取財用以餽軍師者惟滄棣濱齊最厚自横壠決財利耗半商胡之敗十失其八九況國家恃此大河内固京都外限敵馬祖宗以來留意河防條禁嚴切者以此今乃傍流散出甚有可涉之處臣竊謂朝廷未之思也如或思之則不可不救其弊臣愚竊謂救之之術莫若東復故道盡塞諸口按横壠以東至鄆濮間堤埽具在宜加完葺其

堙淺之處可以時發近縣夫開導至鄆州東界其南悉
沿邱麓高不能決此皆平原曠野無所阨束自古不為
防岸以達于海此歷世之長利也謹繪漯川橫壠商胡
三河為一圖上進惟陛下留省詔翰林侍讀學士郭勸
入内内侍省都知藍元用與河北京東轉運使再行相
度修復黄河故道利害以聞
辛巳夏國遣人來謝封冊　詔河北京東西路安撫轉
運提點刑獄司籍諸州軍所申盜賊數嚴督官吏捕逐

之每半月據所獲入馬遞以聞

壬午滁州防禦使劉從廣為宣州觀察使從廣凡十年不遷官特除之

戊子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何郯為利州路體量安撫使供備庫副使宋守約副之郯先以親在成都屢請歸及是許過家寧省不知體量何事當考

己丑契丹國母遣保安軍節度使蕭侶永州觀察使馬泳契丹遣彰信軍留後耶律慶崇禄少卿王元基來賀

正旦

庚寅命翰林學士錢明逸檢閱渾儀制度以聞　度支判官司封郎中呂居簡為太常少卿以前提點京東刑獄捕賊有勞也

是歳天下上戸部戸口主戸六百八十九萬三千八百二十七口一千五百二十四萬一千七百二十三客戸三百八十二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口六百四十八萬八千三百四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六

宋 李燾 撰

仁宗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戊戌左司諫錢彦遠言武臣自殿直以上皆當赴内朝而日至殿中者無幾請以通事舍人一員察於殿門三次不至者舉劾以聞從之

己亥命度支副使刑部員外郎吳舉臣洛苑使眉州防禦使入内副都知藍元用往澶州經度治河工費

庚子徙河北都轉運使施昌言知兖州昌言議塞商胡決河令復故道與賈昌朝不合故徙之以吳舉臣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昌言尋又改江淮荆浙發運使

辛丑命翰林學士趙槩權知貢舉

甲辰復禮部侍郎知瀛州王拱辰為翰林侍讀學士兼

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柳植為翰林侍讀學士刑部郎中知河中府程戡為樞密直學士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衛州團練使引進副使知保州王中庸為西上閤門使御史中丞張觀知雜事何郯皆言拱辰及戡才略足為名臣舉張得一罪薄故與植等俱脫譴籍戡女嫁宰相文彦博之子郯又乞不下中書商量恐彦博避嫌也

戊申以河北水災罷上元張燈車駕朝謁停作樂

庚戌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士遜卒車駕臨奠翌日謂宰臣曰昨有言庚戌是朕本命不宜臨喪朕以師臣之舊故不避文彦博曰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陛下過之遠矣贈士遜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其墓碑曰舊德之碑士遜生七日喪母育於姑既長事姑甚謹姑亡為之行服徒跣扶柩以葬特追封南陽縣太君

辛亥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張堯佐為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乙卯兩浙轉運司請自今杭州專管勾一路兵馬鈐轄司事如本路軍人犯法許鈐轄司量輕重指揮從之宋選為兩浙憲奏請置杭州鈐轄司比蓝州得便宜從事傳在神錄七十九必與轉運司所請相關但此都不及憲司當考

丁巳詔凡邊警盜發遞角者斬

戊午定州路安撫使韓琦言邊人嚴政者嘗使刺事契丹令其家忽為契丹捕去必盡遭屠害乞補政為三班差使殿侍從之　御史中丞張覯言諸處起請文字中

書樞密院批狀下兩制令與御史臺同共詳定學士院
告報議事月日承例御史臺官盡赴學士院連書聞奏
竊緣御史臺官務在彈奏朝廷班序座立不同蓋古者
使異其局專其職欲乞今後免同兩制議事從之
已未詔河北流民貧無種食賜緡錢二十萬市穀種分
給之令佐能招輯勸課考實以聞
辛酉詔曰自古為治必戒苛察近歲風俗爭事傾危獄
犴滋多上下睽急傷累和氣朕甚悼焉自今言事者非

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得以風聞彈奏違者坐之殿中侍御史張禋言不當禁諫官御史風聞言事不報禋餘杭人也王安石誌禋墓七月乙未禋以侍御史出知安州

癸亥鑄皇祐元寳錢

二月丁卯彗出虛晨見東方西南指歷紫微至婁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没此據本志實錄會要及本紀並無之當考　詔自今月五日不御正殿其尚食所供常膳亦宜減省中外臣僚極言當世切務皇祐元年二月四日丁卯彗星出惟天文志有之本紀及實錄會要俱不載而會要

乃於皇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戲此詔其詔文云逾歲於兹上天譴見良由時事乖舛政化堙鬱果恻天心

遂垂星變按二年冬無星變雖十二月嘗以慾允減膳十九日得雪即復常細考之此詔乃元年二月四日詔

也會要誤以元年為二年二月為十二月初四日為二十四日耳

前刑部員外郎張友直為史館修撰用其父士遜遺奏也御史何郯言史館修撰故事皆試知制誥友直素無學術不當得乃改

集英殿修撰　改集撰乃三年四月戊子今并書之

戊辰以河北疫遣使頒藥　權三司使葉清臣言三司

總天下錢穀贍軍國大計必藉十七路轉運司公共應

副仍須有材幹臣僚方能集事近年荆湖等路上供斛斗虧欠萬數不少皆是轉運司無所稟畏致此弛慢苟不振舉久遠上下失職號令不行損失財用有誤支計臣伏見提點刑獄朝廷以庶獄之重特置考課一司專考提刑朝臣進退差遣臣欲乞今後轉運使副得替亦差兩制臣僚考較分上中下六等若考入上上與轉官陞陟差遣上下者或改章服或升差遣及中上者依舊與合入差遣中下者差知州下上者與遠小處知州下

下者與展磨勘及降差遣仍每到任成考並先供考帳申省關送考課院今具考課事目如後一戶口之登耗二土田之荒闢三鹽茶酒稅統比增虧遞年租額四上供和糴和買物不虧年額抛數五報應朝省文字及帳案齊足戶口增田土闢茶鹽等不虧文案無違慢為上上考戶口等五條及三以上為中上考若雖及三以上而應報文字帳案違慢者為中下考五條中虧四者下上考全虧及文帳報應不時者為下下考詔從之仍令

磨勘提點刑獄院一處施行不見上下考疑此或脫此據會要皇祐元年二月五日事獨考提刑課不及轉運未詳

己巳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劉夔為給事中樞密直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時民流京東盜賊多起帝將益兵為備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夔對遂擢用之夔至鄆發廪賑飢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書褒諭

辛未知青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富弼為禮部侍郎初

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廪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者廪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輙遣人以酒肉糧飯勞之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及流民將復

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帝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煑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人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弼墓誌神道碑朱墨史附傳並云弼先以救災加禮侍辭不受又以捕齊兵再加禮侍亦不受考其事迹蓋顛倒也先加禮侍在去年三月乃捕齊兵後加禮侍則救災之故蓋河北大水實緣去年六月河決商胡民流當夏秋間若春時河北固未嘗有大水也今悉正之

詔發京師禁軍十指

揮赴京東西路駐泊以備盜賊京東西路鈐轄並兼本路安撫都監京東安撫使富弼言本路遽增屯禁軍慮摇人心欲量增一兩指揮詔兵已就道俟將來歲豐令還京師 戶部副使包拯言拯言不得其時因增京東西禁軍附見臣聞京師者乃天下之本也王畿之内列營屯聚此彊本之兵也而國家近年以來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恐非固宗社備禦之長策臣以為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所謂京師者天下之本也彊本者畿兵爾本固且彊

兼濟中外天下何所患焉若調發不已則耗其財力而弱其根本不惟隳祖宗之制獨不念唐天寶建中之事乎今河北河東沿邊兵寡財匱招置卒難惟有民兵可用往年嘗籍之矣籍之未甚得策又從而釋之河朔之民皆稟氣勁悍義勇奮發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敵中之情偽他路校之不逮遠矣且向時點閱捨客取主又責以戶下戶上以是籍之所得幾何竊見唐李抱真民兵之制事頗相近故當時昭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今

之宜可取抱真之制約而行之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羣情樂為其處置訓練之法即有祖宗舊制民兵既壯禁軍留實京師則内外安矣今北敵聲言西討修築城栅點集軍馬乗此而制邊防亦宜密為繕完而議者但持盟約殊不設備萬一邀求不巳稍不如意伺舋而發曷以禦之況邊任武將未甚得人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繫可不審擇審擇之道不當限以名位高下但辨其能之可否茍得實材則擢而用之專而委之必有

成功若不素為之具緩急旋求之必無所及矣

甲戌河北轉運司言黃御二河決並注乾寧軍請還其軍于瀛州之屬縣詔止徙屯兵馬于瀛州志云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

宣徽北院使武昌節度使判延州程琳請代巳卯加同平章事再判延州琳嘗獲戎酋不殺戒遣之諸戎部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夏人詐以五百户驅牛羊扣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自歸琳曰契丹至彼

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耶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賊果將騎三萬臨境上以捕降者為辭琳先諜知之閉壁倒旗戒諸將勿動賊以為有備遂引去　郭勸等言與京西轉運使徐起河北轉運使崔嶧自横壠口以東至鄆州銅城鎮度地高下使河復故道為利明甚凡濬二百六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役四千四百九十萬四千九百六十工議雖上未克行也徐起鄭城人

庚辰召近臣至諫官御史宗室自刺史而上赴迎陽門謁三聖御容　河北沿邊安撫司言北界侵據銀防城數移文不報請因敵使來諭以誓約之意令毀去從之慶歷五年十月巳巳詔劉湜諭北使令依誓約毀銀防城又五年八月包拯使契丹及還又言銀防城事不知契丹竟肯毀此城否當考　梓夔路鈐轄司言淯井監蠻百餘人内寇初監戶買晏州夷人錢而毆傷斗落妹其衆憤怒欲報之知瀘州張昭信勸諭既已聽服而淯井監復縶婆然村夷人細令等殺長寧州落占等十人故激成其亂

詔知益州田況發旁郡卒令梓䕫路鈐轄宋定親捕討之

辛巳詔見任臣僚如敢於邊郡入中芻糧者以除名之罪坐之其以公使錢入中者以違制論若告者三百貫以下全給之監官知而容者與同罪　契丹與夏人相攻聚兵近塞遣使來告邊候稍警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上對曰契丹聚兵近塞邊郡稍警此據包拯傳清臣上對不得其月對有仲春之語因附此月末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

嘗一日自暇逸而叛羌黠寇頻歲為患顧上無失德朝無闕政而敢爾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夷狄者乎昔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内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號令不一賞罰不均處事依違惟務迎合猝有大事其誰與謀此黠寇得以輕漢也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士卒驕悍而不可用帥領怯懦而事姑息此强寇得以內侮也慶歷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不能折衝罇俎

以破賊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姦計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匱膏血以奉之此有識之士所以為國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詰關以西伐為名即有邀求何以荅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況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輙求我助奸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外破其謀契丹自通好以來久漸禮義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

不知咎敢肆侵凌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過絶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為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人才方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

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龎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略張亢倜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至若威禦綏寧則竦戩尤其所長詔謂朔方災傷軍儲闕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盖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

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敝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事

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

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訖今仲春而尚未與奪財

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内帑本備非常今為主者之吝自

分彼我緩急不以為備則臣不知其所為也至如粒食

之重轉徙為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均萬數豪民詿誤使

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啚以省費漸致於從

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躐等請厚俸

或身為內供奉有遥刺之給或為觀察使占留後之封僥倖之門日開賜予之物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乏絶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獘占良田九萬餘頃須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才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户一馬中户二户一馬養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不為難矣

三月甲午東染院使荆湖南路鈐轄楊畋為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知隨州畋自陳在嶺表捉殺蠻賊因得瘴霧之疾願還文資知近北一小郡故有是命

丁酉詔許州知州通判自今兼郡牧事　知忻州郭諮獻獨轅衝陣無敵流星弩詔有巧思嘗自為兵械皆簡要可用此據諮本傳刪修

己亥邢州觀察使李端愿奪一官坐私其父婢并嘗殺驢以享客為人所告也

庚子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新造渾儀木樣按宋史天文志作木樣此作本樣誤今改正時命日官舒易簡于淵周琮等參用梁令瓚李淳風舊制改鑄渾儀也監察御史陳旭言近來所差接伴及入國使副多是權貴之家未嘗歷事年少子弟或緣恩例陳請乞應差入國使副於武臣中擇曾歷邊任或履踐繁劇有才幹者充詔今後子細擇人此據會要三月八日事八日辛丑也就包拯出使書

先是戸部副使包拯答詔所問禦邊之策曰三路素為

控扼之所中則梁門遂城南入真定西則鴈門句注南入并代東則松亭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水澤艱險自北界而出者則塘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鴈門句注背長城而南東西地里稍廣中與外古今所由出入之路也或有侵軼此最可虞今河北沿邊卒驕將惰糧匱器朽主兵者非綺紈少年即罷職老校隱蔽欺誕趣過目前持張皇引慝之說訓練有名無實聞者可為寒心謂宜委中外大臣精選其有實材者擢而任之

其庸懦者黜而去之若不速為一旦緩急旋圖之則無所及矣且河北者國家根本之地存亡繫焉近年黄河決溢水災尤甚飢殍過半公私窘廹雖累下聖詔矜卹賑救使命相望而農畝荒廢流亡未復倉廪虚竭不支數月此乃前日主計者之過也臣頃歲嘗奉使送伴及出疆回日凡三上言乞支撥錢帛往河北當穀賤時廣謀計置以備凶荒終以位踈言賤不賜施行方今粒食翔貴之時有司雖竭力營辦而財用不足何以取濟若

更因循不為處置恐非宗社之福惟陛下特出宸斷鋭意亟行之免成後患臣嘗讀漢書宣帝以西羌未平京兆尹張敞建議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贖罪欲乞下有司議罪犯可以贖者條約事件差定入穀多少俾河北州軍得以贖罪此亦權宜濟用之一端耳萬三路官員甚衆伏見真宗皇帝朝以河北荒歉減省京朝官使臣幕職七十五員其逐路部署押陣使臣軍職自觀察使而下悉罷赴闕

此先朝令典願陛下遵而行之臣又聞河北屯兵無慮三十餘萬然備邊防嚴武事不可闕也老弱者衆緩急又不可用當此艱食之際供費寖廣萬一糧儲不繼勢必生變望令本路轉運安撫司揀退老弱以寛物力且老弱去則精鋭者勇物力寛則贍養者足其近裏兵伍即令漸次抽那於有糧儲州軍就食不然則物力俱竭為患不細臣聞頃歲於鄆州同州置二馬監各侵民田數千頃乃於河北監内分馬徃逐處牧養未逾一歲死

者十有七八迄今為二州之害議者謂不若依舊歸河北諸監以其地給民則馬無所損民得其利矣緣馬事屬羣牧司逐州官吏不得統轄利害無由而知今若委轉運使兼領則巡按察視可以革去積弊磨以歲月必致增羨又何患戰馬之不足哉臣前所條陳皆國家之常務而言事者多及之臣謂今之切務者在擇政府大臣敢當天下之責獨立不懼而以安危為己任者委以經制四方庶幾可弭向者之患而紓陛下之憂矣他日

又言屯兵備邊古之常制所患民賦有限兵食不充必須廣為經度以給用度或歲有凶歉或寇至益兵則暴斂橫取何所不至民既困矣敵何禦焉此亦必然之事也河北自失山後六州之險無所固守則畜兵積粟嘗患不足只如頃年敵忽生變雖復請和終非久遠之計兼沿邊沃壤又盡為陂塘租稅既無所入皆仰給縣官雖竭天下之財以贍一隅無事之時日常窘迫無數歲之備若少有屯集如何取濟豈可坐觀其弊不務云捄

之策哉欲望特出宸斷宣諭執政大臣應沿邉及近裏州軍兵馬除合留防守外其屯駐駐泊之軍悉令歸營就糧諸軍悉分屯於河南兖鄆齊濮曹濟等諸州况地利富實糧儲易給率三年一代遇有警即時可發不旬日可到寜有後期不及者且前代防邉之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冗而且衆縻費廩食虚國疲民如今日之甚者然執干戈預警備固不可闕在食之教之得其術則上下無困乏之患緩急用之則下有餘

力矣議者若以戍兵不可全減即有徃年義勇强壯一
十八萬餘人以充其數縁河朔之民禀性勁悍生習邊
鄙之利害素諳敵國之情僞校之南兵絶為精鋭一則
不費供饋二則羣情樂為訓練之法則有舊制存焉若
謂兵食粗足和好方堅趣過目前以為成算憚於更張
措置臣恐日朘月削中外並以殫竭一旦用兵則重加
暴斂民必怨叛肘腋之下皆為仇讎豈暇禦寇哉此乃
國家根本之患若不表裏協心鋭意而速圖之臨事無

及矣又言慶歷年中朝廷於河北諸州軍元抄點到鄉兵内揀得少壯者約一十八萬餘人作兩番教閱每番三箇月自九月一日起教至二月終罷續准樞密院劄子只委自逐縣令佐分為兩番教閱自十月至正月終更不支口食訪聞後來因循不教恐非紓患預備之長策也雖議者欲省資糧以為惜費之一端又況鄉兵十八萬餘人若分為兩番每人月支口食九斗鹽二斤共約支糧斛三十二萬餘石鹽七千餘斤乃河北一州之

賦耳以河北地方千餘里三十餘州軍若以一州之賦給鄉兵二十八萬餘人比屯駐駐泊就糧十二月之費則甚寡校其利則至博兼土人生而勁悍若訓練稍足可代戍邊禁旅分屯內地此則利害灼然望特賜指揮檢臣前進劄子立賜裁處施行辛丑命拯往河北提舉計置糧草

癸卯徙判大名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判鄭州翰林學士戶部郎中權三司使葉清臣為翰林

學士知河陽初河北轉運司失計運儲清臣自以汴漕米七十餘萬給之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欲兩中之因有是命契丹聚亡卒勇伉者號投來南軍邊法卒亡自歸者死昌朝奏除其法歸者貸罪稍遷補於是歸者衆因以刺知契丹事契丹遂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契丹敵稍侵邊界昌朝為立法質地而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地悉復清臣天資爽邁遇事

敢行奏對無所屈郭承祐妻華王元儼女封郡主給俸及承祐為殿前副都指揮使妻以不加封請增月給清臣執奏不可上曰承祐管軍妻又諸王女當優之清臣曰是終為僥倖遂卷其奏置懷中不行清臣至河陽未幾卒　判延州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程琳為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判河陽宣徽北院使武寧節度使李昭亮為陝西安撫使判延州　端明殿學士給事中張堯佐權三司使　定州路安撫使韓琦言

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入寇之路當時并近裏淺山耕種之地槩行禁止致邊民遽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令敵人乘時以取厚利臣嘗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敵尚五六十里亦可廣為防蔽已别定可禁之地揭牓諭民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先是楊懷敏管勾河北屯田漕泊奏禁定州西北山林不得樵采既而督州縣自御河以北巡邏日益嚴犯者輙寘於法邊人或徙居他處至琦除其禁人莫不便之御河一本作賂河家

傳亦作聒河當考　會要邉防部書三月十一日知定州韓琦言本州界以北乞一槩禁止採斫從之與實録所書不同當考

乙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丙午試諸科

庚戌禮部侍郎李淑復為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癸丑賜進士馮京等一百七十四人及第一百六人出身二百九人同出身於崇政殿京江夏人也

甲寅賜諸科及第并出身五百五十人于觀文殿

丁巳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詔徙河北闕糧處土兵及戍兵於近南州軍候經置邊儲有備復令還屯從包拯之言也包拯所言已附是月辛丑前按拯本傳乃云拯先建議徙兵不報後為河北都漕復請之事卒不行拯為都漕在皇祐四年三月傳與實錄不同當考　是年六月已巳又徙莫深博三州兵於真定府祁澶州實錄亦稱從拯之言不知拯傳何故事卒不行豈傳以所徙兵數不多非拯初議故邪當考　廣平二監牧馬共占邢洺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前已廢其一然漳河沃壤民猶不得耕拯請悉以賦民從之此據拯傳附見不得其日月按慶歷七年三月

已廢治州廣平監拯復有此請蓋廣平元置兩監也

己未契丹遣樞密副使按遼史作北院樞密副使遼興軍節度使蕭惟信復來告西征

庚申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錢明逸爲回謝契丹使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向傳範副之傳範敏中子

夏四月甲子御崇政殿閱知澶州供備庫副使宋守信所獻衝陣無敵流星弩拒馬皮竹牌火鐮石火鋼三叉黑漆順水槍山字鐵甲野戰拒馬刀弩寨脚車衝陣劒

輪無敵車大風翎弩箭八種仍以所差本州都知兵馬使李錫為三班差使殿侍

庚午命户部副使包拯與河北四路安撫司轉運司議省冗官及汰軍士之不任役者以聞

壬申改邕州管内溪洞波州為安平州

癸酉契丹國母遣林牙保静節度使蕭祐起居舍人知制誥姚景禧契丹遣昭德軍節度使耶律逵衛尉少卿李仁友來賀乾元節

新知鄭州賈昌朝過闕入覲乙酉授祥源觀使留京師丁亥右司諫錢彥遠上勸農疏曰農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蠻夷之本源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定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定墾田二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頃是田疇不闢而游手多也勸課其可不興乎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拜敕結銜正在督課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謂

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官舉清強慕職州縣官為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陂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委勸農官設法勸課除害興利俟歲終農隙轉運司考較而賞罰之上嘉納焉錢彥遠上勸農疏實錄不載據會要乃四月二十六日令别取附見政要云仁宗覽疏曰堯舜三代皆以為治天下之本其令依此必行賞罰庶幾海內家給人足然卒不見行此令但云上嘉納焉

始恩州妖賊謀叛清河縣尉馬登先捕其黨陳友等二十餘人送州張得一不能窮治之以至竊發於是河北

安撫使為言庚寅擢登西頭供奉官

五月壬辰朔昭宣使眉州防禦使高陽關路鈐轄楊懷敏兼管勾河北沿邊安撫司慶歷六年乙亥百官表已書懷敏兼管河北沿邊安撫司而實錄無之皇祐元年三月壬辰實錄乃書此而百官表亦具載今兩存之恐必有故當攷

癸巳賜太常博士張碩五品服先是高陽關路安撫使王拱辰得契丹宗真所下遺令上之朝廷以為疑而碩言此乃隆緒死時所頒者蓋邊人規賞而妄陳之爾驗視果然故有是賜

丁酉祠部員外郎任顓爲河東轉運使上以河北嘗賜內庫金帛令亦以五十萬濟河東闕乏顓辭曰朝廷始命使委以經制財用而遽乞金帛以往非是上善之附傳云使西夏還上治戎精要除直史館河東漕按實録五月除漕六月貼職今并書實録以河東爲河北蓋誤也

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張觀自言父居業年高多病請便郡庚子授觀文殿學士知許州翰林侍讀學士兵部郎中郭勸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右班殿直權磁州管界巡檢張居實爲閤門祇候以嘗親捕賊二十

二人特擢之

丙午幸後苑寶岐殿觀刈麥顧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穡事之不易也

丁未遣官祈雨改新判大名府程琳為大名府路安撫使判延州陝西路安撫使李昭亮為鄜延路經略安撫使

戊申錄果州同巡檢右班殿直張懷普子忠順為三班借職以懷普與夷人戰死也

癸丑詔建寧留後楊景宗特給節度使俸毋得為例

辛相龎籍言殿中丞館閣校勘范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丁巳特遣直秘閣

庚申復置麟府路走馬承受公事内臣一員

六月甲子蠲河北民復業者租賦二年

乙丑以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叔韶為右領軍衛將軍仍賜進士及第尋加文州刺史叔韶嘗獻所著文召試學士院入優等特遷之入謝命坐賜茶謂曰宗子好學無

錢爾獨以文章得進士第前此蓋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屬籍有賢者宜勿忘所學叔韶頓首謝既退又出九經賜之後以圖書賜正刺史以上叔韶不當得獨賜及之叔韶德恭之曾孫也會要以叔韶為宗室召試之始叔韶嘉祐六年九月又遷詔梓夔路鈐轄司乃者淯井監夷人內寇嘗募藥箭弩手白艻子弟隨軍其所貸錢糧悉蠲之

已巳徙莫州馬軍十指揮于真定府深州馬軍兩指揮于祁州博州步軍兩指揮于澶州從包拯之言也據包拯奏

議仍移冀深博三州屯兵實錄以冀爲莫會要亦同奏議則徙冀州所屯十指揮于真定府大名府懷州衛州實錄但稱真定府又實錄會要俱云爲三州經水闕食據拯奏議不爲經水也今姑從實錄會要以冀爲莫但削去經水闕食字更須考詳

甲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祥源觀使賈昌朝爲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朝會考中書門下視其儀物觀文殿置大學士自此始仍詔自今非嘗爲宰相毋得除

戊寅詔中書樞密非聚議按宋史作詔中書樞密非聚議毋通賓客原本作非聚廳誤今改正毋得通賓客御史言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承祐屢

謂宰相陳執中於本廳坐久不退也

壬午詔管軍臣僚自今麾下軍士非有戰功毋得請遷隷上軍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郭勸遷給事中勸辭所遷官乞追贈其祖萊陽縣令寧詔贈寧為祠部員外郎祖母張氏為清河縣太君　左屯衛大將軍解州防禦使趙振落致仕為鄧州鈐轄初振子右班殿直璞試武藝於崇政殿與振偕入璞既得閤門祗候振因自陳嘗在邊有勞而筋力未衰故復起之振慶歷四年四月致仕五年十

二月落致仕皇祐元年六月又落致仕凡兩落致仕而本傳但載其一不知何也或不足記則兩者並削去

改命同刊修唐書翰林侍讀學士宋祁為刊修官

乙酉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李兊禮部員外郎侍御史知雜事何郯監察御史陳旭等言比歳臣僚有繳奏交親往還簡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聖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其於官司請求非法自論如律從之

丙戌光禄少卿分司南京余靖為左神武大將軍雅州

刺史壽州鈐轄尋請以舊官侍養許之有司議斷禄賜詔不許

丁亥監察御史陳旭言竊以三館職事文儒之高選近時無復典故用人益輕遂為貴游進取之津要慶歴中嘗有詔旨今後見任前任兩省及大兩省以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入館閣職事然撓於横恩復寢不用美官清秩為國者所以礪世磨鈍之具今委以私權貴之家天下寒畯何所勉進朝廷賢才何所教育望申明前

敕嚴為科禁澄汰濫進必清其選使在位皆得文行充實之人然後舉用故事特因閒燕延備訪問則於治體不為無益詔今後近上臣僚援例奏乞子孫得試者如試中只與轉官或出身更不除館閣會要皇祐元年六月二十六日事實錄無之嘉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旭又建議旭所云援於橫恩當考

戊子太子少傅致仕李若谷卒詔以子淑在近侍優贈太子太傅後毋得為例

己丑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梁適為同羣牧使羣牧

使舊止一員翰林學士彭乘已領之適蓋員外置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七 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贊善臣莊承籛

謄錄監生臣卞爾巖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七

宋 李燾 撰

仁宗

皇祐元年秋七月乙未詔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中府夏竦赴本鎮

丙申定州不雨初知定州韓琦言河朔久不雨請祈禜所應若出自聖懷禱于天地山川宜獲嘉澤尋遣工部

郎中秘閣校理張子思持容詞禱于北嶽至是以雨足
聞子思知白兄子也
丁酉詔臣僚毋得保薦要近内臣從侍御史知雜事何
郯所請也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張錫嘗講書禁中上歎其
博學飛白書博學二字賜之因問治道錫對曰節嗜欲
者治身之本審刑罰者治國之本時貴妃方寵幸故錫
以此諷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也辛丑錫卒

上聞惜之以白金三百兩賻其家特贈工部侍郎
壬寅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夏竦兼侍中宣徽北
院使判并州鄭戩為奉國節度使資政殿學士給事中
知青州富弼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韓琦並加資
政殿大學士
癸卯禮部尚書知陳州晏殊為刑部尚書觀文殿學士
吏部侍郎知許州張觀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户部侍郎丁度為兵部侍郎資政殿學士

戶部侍郎知應天府王舉正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杭州范仲淹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新知河南府吳育並爲禮部侍郎太子少師致仕杜衍爲太子太保太子少傅致仕石中立任中師並爲太子少師太子少保致仕任布爲太子少傅上方念執政舊臣宰相文彥博因贊以推恩故竦等十四人皆遷官加職而㢸與琦各領一路安撫使仍優除之㢸琦以領安撫使優除此據實錄然戳判太原師權尤重實錄獨不言所未詳程琳推恩不及蓋二月方加平章事賈昌朝前月加大觀文今推恩亦不及

侍御史知雜事何郯監察御史陳旭等言伏見前任兩府臣僚繼有除拜非復差功計勞特出一切恩命近時典故未見此比物議喧然不知其由夫爵祿固上所得專予以其可礪世磨鈍使天下之人赴忠義立事功至於徇節捐軀而不自悔故古之王者至重至謹賞一人必使天下之人皆知以為當然不敢用為巳私而輕天下之所重也今若授受之際皆出無名則何以勸有功有功者不足勸是古之所重今更以為輕雖極顯官

厚祿將無以磨礪天下而人人有覬覦徼幸之心復何所恃而為治哉況股肱大臣天下所望而為表則者豈特以一官自私而不為國家惜大體也臣等固知爵命之行必有讓而不受者伏望朝廷察臣等言稽之典故如今來例行除授事體有名輕重必當即乞明示中外使灼然曉知若秖出一時之恩顧下臣等章詢之公議儻以為然或難於追寢前命因其表讓悉停過恩如此則上無虛授之譏下有崇讓之勸與其一舉兩失效當

倍之也又言侍中官秩隆峻不可為節相序遷之資稽之典故未嘗有輕授者惟晏殊前已為刑部尚書朝廷若以左降歲久自從牽復恩例上諭鄭旭等以朝廷寵念舊臣特與改官即非常例也鄭旭等乃不敢言

戊申殿中丞集賢校理李中師為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中師開封人宰相陳執中所薦也其為集校亦執中薦之去年八月事

癸丑賜知益州田況梓州路轉運使何知至敕書奬諭

梓州路鈐轄宋定知瀘州李道遵寧瀘州廵檢孔道寧嘉眉州廵檢陳遇知淯井監劉繼英淯井監監押費元慶資榮州廵檢李友忠王齊雄梓夔路都監王鍇梓州都監張斌遂州廵檢王文質簡州廵檢孔惟恭梓州路走馬承受翟文秀或遷官或加職或減磨勘年並以淯井夷人平也　秦鳯路經略司言秦州緣邊弓箭手雖令同社助錢買馬然貧不能自給馬多闕乞許市屬户接漢界土田以資贍之從之

乙卯置開封府長垣東明曹州寃句南華滑州韋城五縣管界廵檢一員

丙辰召二府及兩制臺諫官宗室等謁真宗御容于沇德妃位德妃居資善堂之南新作神御殿成故也

己未詔諸州歲市藥以療民疾先是知雲安軍屯田員外郎王端言川陜之俗多蠱毒中人死者蓋十八九去年朝廷頒善救方其惠甚大然所用藥或本土所無有而民間不能致請官為給錢和藥與民既從其請仍令

諸路准此端質弟

八月壬戌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執中罷為兵部尚書知陳州先是河决民流災異數見執中無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因論執中越次用李中師為府界提點及呂昌齡等出入門下喜進無學匪人不恊衆望而執中亦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顧為使相大學士詔從其請翰林學士孫抃當制遂除尚書左丞文彦博宋庠言恩禮太薄乃下學士院貼麻改命之據陳繹拜罷錄載執中為言者

所攻乃罷下制云間以河道潰溢民版流移露章祈退故從其請而實錄正附傳但云執中以足疾辭位不載其嘗被言也疑本傳或有緣飾今從拜罷錄禮部侍郎平章事文彥博加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樞密使工部侍郎宋庠為兵部侍郎平章事案宋史宰相表作宋庠自樞密使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加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此所載疑有脫誤樞密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貽永兼侍中右諫議大夫按宋史宰相表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龐籍為工部侍郎充樞密使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高若訥為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翰林侍讀學士吏部

郎中梁適為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癸亥幸後苑觀刈穀

丙寅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渾儀圖

初劉筠死亾後官收其田廬包拯少時頗為筠所知於是拯為言請以筠族子景純奉筠後乙亥授景純將作監主簿仍給還其田廬　幸瑞聖園觀刈穀燕從臣射于園中

丙子前判河陽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言已離本任

就長假於東京尋求醫藥救療殘生且云致仕已來除尋求醫藥外更不敢有纖毫希望干預朝廷從之此據會要八月十六日事

己卯右正言知制誥李絢為契丹國母生辰使供備庫副使曹偕副之偕翊子后從弟也度支副使戶部員外郎梅摯為契丹生辰使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李永賓副之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何郯為契丹國母正旦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柴貽範副之著作佐郎直集

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為契丹正旦使右班殿直閤門祗候魏公佐副之御史陳旭言比歲入國副使多不擇人或緣内降指揮魏公佐前入國為上節今乃為副使恐取輕契丹即改命閤門通事舍人侯宗亮代公佐仍詔樞密院自今選人改命侯宗亮乃九月甲寅今并書陳旭言柴貽範緣内降按七年副使有柴貽慶尋改命夏佺未見貽範姓名今並削去

甲申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吴奎奎所對入第四等以奎為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奎北

海人嘗為廣信軍判官楊懷敏增廣北邊屯田至奪民穀地無敢與抗者奎上書論其不便知保州王果亦屢爭之懷敏使人訟他事詔置獄推劾奎為果力辨得免衛士夜盜入禁中懷敏當畨直而得罪輕奎時監東京排岸司上䟽曰自行春令以來連陰不解此洪範傳所謂皇之不極時則下人有伐上者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賴宗廟神靈陛下仁聖即時禽獲然流傳四方驚駭羣聽不祥之甚也傳稱主憂臣辱陛下皆可謂憂矣未

知任其辱者果何人邪臣聞勾當皇城司六人其五已被謫獨懷敏尚留外人咸謂陛下私近倖而屈公法臣竊為陛下痛惜之況中外傳聞獲賊之際陛下宣令勿殺而左右輕殺之裂其肢體此必有同謀者恐事泄露而殺之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也不報　先是上封者言伏見國家每設制科以取賢材中選之後多至大用以此知不獨取於刀筆蓋將觀其器能也舊制秘閣先試六論合格者然後御試策一道先論者蓋欲採其

博學後策者又欲觀其才用近來御前所試策題其中多問典籍名數及細碎經義乃是又重欲採其博學竟不能觀其才用豈朝廷求賢材之意邪乞將來御試策題中止令關治亂繫安危用之則明昌捨之則微弱往古之已試當今之可行者十餘條限三千字已上或所對文理優長識慮深遠其言真可行於世其論果有補于時者即為優等若文意平常別無可采者即為末等量與恩澤所有名數及細碎經義更不詳問如此則不

為空言可得實效詔撰策題官先問治亂安危大體其餘所問經義名數自依舊例此據會要八月二日事

衛士王安與其黨相惡陰置刃衣篋中從勾當引見司楊景宗入禁門既為閽者所得景宗輙隱不以聞御史中丞郭勸請先治景宗罪章再上不聽又廷爭累日乙酉景宗自建寧留後責授左監門衛大將軍均州安置初景宗自濟州召還御史何郯言景宗不宜寛假乞且令外任不聽於是景宗乞盡納官爵留居京師郯又極

言其不可既踰月乃自均州徙鄧州十月十二日徙鄧州　初諸路奏大水知諫院錢彦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宫省宿衛未幾景宗坐責特賜彦遠五品服彦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又嘗言内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還得環衛官致仕許懷德除官高年未謝事懷德九月辛亥乃除殿副當考郭承祐闒冗小人宜廢不用多見聽納彦遠傳云挾刃埋謻門門名當考　太子少師致仕石中立卒贈太子太傅謚文定中立性疎曠少威儀好諧謔

雖時面戲人人不以為怒知其無心為輕重及參大政或諫止中立曰詔書云餘如故安可改人傳以為笑然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喜賔客及老于家客至必延與飲醉乃得去初家産歲入百萬錢末年費幾盡帝聞其病賜銀三百兩既死其家至不能辦喪

丙戌御崇政殿試武舉人得何景略等三十七人授官有差

丁亥詔近臣宗室臺諫官詣廣聖宫朝拜真宗神御殿

以殿新成也
九月乙未權三司使端明殿學士給事中張堯佐爲禮部侍郎三司使監察御史陳旭言堯佐以後宮親非才也不宜使制國用不聽
癸卯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户部郎中知制誥王堯臣爲右諫議大夫初賈昌朝抑堯臣不與遷官及歲滿當遷文彥博堯臣同年進士也遂優遷之　詔河東河北經略安撫使司契丹舉兵討夏人其邊要之地

選委將佐嚴加備禦時司天言太陰犯畢宿主邉兵趙分有憂故也此據會要

乙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廣源州蠻冦邕州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廣源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地峭絶深阻産黄金丹砂頗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善戰鬭輕死好亂其先韋氏黄氏周氏儂氏為酋領互相刼掠唐邕管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黄氏納職貢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交趾蠻據有安南而廣源雖號

邕管西羈縻州其實服役於交趾初有儂全福者知儻猶州其弟存祿知萬涯州全福妻弟儂當道知武勒州一日全福殺存祿當道并有其地交趾怒舉兵擄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其妻阿儂本左江武勒族也按宋史蠻夷傳及王惟儉宋史記俱作左江原本作佐江誤今改正轉至儻猶州全福納之全福見擄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智高生十三年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姓儂與其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儂夏卿久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

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趾復拔儻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頻婆四洞按宋史蠻夷傳及王惟儉宋史記皆作頻婆原本作平婆誤今改正及思浪州附益之然内怨交趾居四年遂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求内附未即得於是始入寇

己酉詔河北兩地供輸民毋得市馬出城犯者以違制論先是河北安撫司言雄州容城歸信縣民多市馬出入邊城中為契丹籍送幽州故條約之

辛亥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節度使郭承祐為宣徽南院使同羣牧制置使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承祐嘗犯贓不當為宣徽使不聽又言承祐自領兵柄所行多暴刻不法士卒怨苦今罷兵柄授宣徽使已過優不當更使制置羣牧陟降殿陛重失衆心請出之外藩尋命承祐判應天府陳旭劾承祐驕僭恣暴見旭傳當考寧遠節度使知亳州許懷德為殿前副都指揮使

乙卯遣龍圖閣學士張奎入内都知張惟吉供備庫副

使郭恩往澶州經度商胡決口（恩開封人）

已未罷武舉（本志云武舉取人自吳育建請其後大理寺丞馬繼師奏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皇祐中罷英宗復置實錄會要並不詳亦不見吳育建請事迹惟政要載育議立武學非武舉也恐本志誤更須考詳）

冬十月辛酉徙真定府路鈐轄西染院使資州刺史張忠為定州路鈐轄時本路安撫使李昭述言忠貪暴難制乞加黜責上以忠驍將破恩州功第一止徙鄰路仍降詔約束之

壬戌遣户部副使工部員外郎包拯與陜西轉運司議鹽法始范祥議改鹽法論者爭言其不便朝廷獨以為可用委祥推行之於是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風聞改法以來商旅為官鹽長價獲利既薄少有算請陜西一路即目已虧損課利百餘萬貫其餘諸路比舊來亦皆頓減賣鹽見錢甚妨支用兼陜西民間官鹽價高多以賣私鹽事敗刑禁頗繁官私俱不為利經久何以施行縁事有百利始可議變變不如前即宜仍舊況陜西調

用多仰兩池歲課今如此虧損向去必甚匱乏未免干
朝廷乞支金帛今改更日月未久為害猶淺速宜講求
以救其獘欲望朝廷指揮選擇明幹臣僚一員往陝西
令與本路轉運司并范祥向議利害如新法必不可行
即乞一切俱令復舊免致匱乏調用寖久為害拯既受
命即言臣前任陝西轉運使備知鹽法自慶歷二年范
宗傑建請禁榷之後差役兵士車牛及衙前等般運往
諸州官自置場出賣以致兵士逃亡死損公人破蕩家

業比比皆是嗟怨之聲盈於道路前後臣僚累言不便
乞復舊法通商以救關中凋弊有司執奏議終不行昨
因范祥再有啟請兼葉清臣曾知永興軍見其為患之
甚遂乞依祥擘畫復用通商舊法令客人於沿邊入納
見錢收糴軍儲免虛擡貴價入中斛斗於榷貨務大支
官錢兼寛得諸般差擾勞役此乃於國有利於民無害
理甚灼然但以變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樂而議者
因其歲入課利稍虧於前横有沮議乞復舊法舊法誠

善復之無疑但恐為害寖深爾且法有先利而後害者有先害而後利者舊日禁榷之法雖暴得數萬緡而民力日困矣久而不勝其獘不免隨而更張是先有小利而終為大害也若計其通商雖一二年間課利少虧漸而行之必復其舊又免民力日困則久而不勝其利是有小害而終成大利也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𨚗民為本今雖財用微窘亦當詩經久之計豈忍爭歲入數十萬緡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責成效信取横議不惟命令

數有改易無信於下而又欲復從前弊法俾關中生靈何以措其手足臣細詳范祥前後所奏事理頗甚明白但於轉運司微有所損以致異同爾臣固非憚往來勞費妄有臆說所貴為國家惜其事體不欲徇一時之小利而致將來之大患也當是時魏瓘為陝西都漕李參為漕運及拯至陝西盃主祥所變法但請商人入錢及延環等八州軍鬻鹽皆量損其直即入鹽八州軍者增直以售又言三京及河中等處官仍鬻鹽自今請禁止而三司以謂京師

商賈罕至則鹽直踊貴請得公私並貿餘則禁止皆聽之拯還自陝西又言今天下財用所以窘乏盖自西事以來三路並仰給三司逐路歲入糧草支榷貨務見錢銀絹香茶等約數千萬貫是所入有限而出無限安得不窘乏也方今邊防無事亦當以國家大計為先若不鋭意而遠圖之臣恐日削月朘為害不淺萬一小有警急何以取濟臣固謂致朝廷窘乏如是者三路使之然也但令三路各自足用則帑廩何患不實哉只如陝西

自有解鹽之利若盡以付與令置糧草一二年後可全減榷貨務每嵗見錢銀絹等五七百萬貫其河北河東雖有解鹽縁出産絲蠶米麥最多兼諸般課利不少河北只以連值災傷朝省權且以一切應副若將來豐稔逐路稍減冗官或移那軍馬近南就食令轉運司多方擘劃計置糧草漸減入中見錢以寛縣官經費不逾三五年則東南財貨盡聚京師帑廪必有豐盈之望若乃輕信横議不究本末圖目前之小利忽經久之大計竊

恐難以善其後也惟陛下留神省察沈括筆談云陜西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陜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為利

錄故內殿崇班大名府路都監呂渭子億為下班殿侍渭冀州人嘗舉進士尤長於論兵康定初呂夷簡薦之召試策入高等補官累遷大理寺丞換武從賈昌朝辟

平恩州有功未及賞而卒故卹之渭僊俱無閒可削

丁丑詔婦人所服冠高無得過四寸廣無得踰一尺梳長無得踰四寸仍無得以角為之犯者重致于法仍聽人告先是宮中尚白角冠梳人爭效之謂之內樣其冠名曰垂肩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御史劉元瑜以為服妖故請禁止之婦人多被罪者御史記云劉元瑜乞禁止重賞告訐者婦人多被刑責大為識者所嗤都下作歌辭以嘲之

戊寅河北緣邊安撫司請自保州以西無塘水處廣植

林木異時以限敵馬從之

壬午詔馬鋪以晝夜行四百里急脚遞五百里　初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劉沆自洪州還知審刑院居五月改知永興軍命下七日沆因對自陳為宰相擯抑久補外今復亟去從班乃詔復知審刑院

乙酉以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主客員外郎許元為制置發運使

丙戌詔夔州路溱南州夷落素盛自今歲令走馬承受

傳詔撫問之　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臣伏見陝西路頃歲邊鄙用兵之際朝廷指揮以諸州新弓手刺面充保捷指揮用備戰守一路之兵僅增十萬緣當時倉卒不暇精擇其間甚有疲弱不堪征役之人驅之行陣固難得力自休兵至令歲月已久尚未聞一加選汰所費廪食不可勝計況其人並是郡縣等第之家係在軍籍甚非所願伏望勑本路諸州令告諭應係新置保捷軍士除人員節級外其餘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及等之

人如不願在軍者許令自陳委監司長吏相度減放歸農此等久習武藝今若放罷亦須置籍拘管仍乞以所居鄉社相近處如河北義勇團作指揮置人員節級管轄其邊郡每歲以此軍番遞防守處亦令比舊減數非時邊上或有警急其罷放之人尚可追集守城却代精兵出戰於事又無廢闕方今財力大屈所患在於兵冗竭天下所出之物僅能供億陛下幸聽臣言特行處置一路之内可減三數萬人乃亦省費之一端近包拯被

命往陝西制置解鹽使乞下臣此議使其就近覆驗所冀審擇利害然後施行樞密使龐籍獨以鄭所言為是壬戌詔旨實自鄭發之十二月壬戌始聽保捷不任役者歸農此據鮮于侁所為何郯墓誌

十一月庚寅朔御崇政殿召近臣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

丙申加贈虢州刺史种世衡為成州團練使先是世衡之長子古慕其從祖放為人抗志不仕於是詣闕自言

父世衡在青澗城嘗遣王嵩入夏國反間其用事臣葉勒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由是勢衰納欵稱臣經略使龎籍掩父功自取兩府籍時在樞密院具言嵩入夏國即被囚元昊委任旺榮如故元昊欲和先令旺榮為書遺邊將元昊妻即旺榮妹元昊出其妻旺榮兄弟怨望元昊既稱臣後二年旺榮謀殺元昊事覺夷族非因嵩反間臣與范仲淹韓琦皆預受中書劄子候西事平除兩府既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專以招懷之功文書

具在可驗朝廷雖知古妄言猶念世衡舊勞自東染院使贈刺史錄其子之未仕者古復上書訴賞薄於是加贈團練使特授古天興尉令御史臺押出城趣使之官及籍罷古復辨理下御史考實以籍前奏王嵩疏為定詔以其事付史官聽古從官便郡實錄載紳古訟其父功本末殊不詳今專從記聞仍參取世衡正傳詔流內銓授古大縣簿尉押還本貫蓋與記聞不同今亦從記聞正傳又云籍既罷古復辨理下御史考驗以籍前奏王嵩疏為定詔付史官聽古從官便郡今從之須更檢詳聽古從官便郡月日附此王嵩事在慶歷五年五月熙寧四年十一月癸未王元規乞追贈父嵩官可參考

詔河北

被災州軍民年八十以上及篤疾貧不能自存者即其家人賜米一石酒一斗毋得呼擾

庚子詔昭宣使眉州防禦使楊懷敏為内侍副都知五月

壬辰朔更詳之

辛丑詔民有冤貧不能詣闕者聽訴於監司以其狀聞

壬寅并州言宣徽北院使奉國節度使鄭戩卒贈太尉謚文肅戩遇事果敢必行然憑氣近俠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

壬子定州路安撫使韓琦請自今契丹過界刼掠居民聽邊吏以時掩殺從之

乙卯詔江南荆湖福建廣南等路提點鑄錢事與提點刑獄朝臣以官高下序之

丁巳詔陜西路諸經略司蕃官能統所部自今滿七年與轉一官

戊午昭宣使眉州防禦使内侍副都知楊懐敏領梓州觀察使為三陵副使罷副都知初懐敏自高陽關鈐轄

入奏事除副都知知制誥胡宿當制因言懷敏先為入內副都知管勾皇城司以宿衛不謹致逆徒竊入宮闈其士卒又不能生致之議者謂其欲滅姦人之口罪在懷敏及楊景宗二人而陛下不忍加誅止黜于外況舊制內臣都知副都知以過罷去者不許再除今中書送到詞頭臣不敢草制輙封還以聞上疑宿職不當言翌日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來富弼亦曾封還詞頭上意解

諫官錢彥遠謂宿曰仁者必有勇於公見之矣既而他舍人為懷敏草制彥遠及臺官論列不已踰半月卒罷之宿聞懷敏除三陵副使謂人曰懷敏必死矣祖宗神靈所在大姦豈能逃乎未幾懷敏果卒不知他舍人草制者姓名當考錢彥遠傳云楊懷敏妄言契丹宗真死乃除入內副都知按五月初張碩賜三品服蓋緣辨宗真實不死也不應十一月懷敏又妄言宗真死朝廷方信之彥遠傳必誤懷敏所以復除副都知當別有故彥遠并懷敏妄言論列爾今不取

詔外任觀察使以上給隨行指使使臣二人刺史以上一人每五歲代之

十二月庚申朔崇儀副使閻士良權高陽關鈐轄兼管勾河北屯田司事

壬戌詔陜西保捷兵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聽歸農若無田園可歸者減為小分凡放歸者三萬五千餘人皆讙呼反其家在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涕恨已不得去陜西緣邊計一歲費緡錢七十千養一保捷兵自是省緡錢二百四十五萬陜西之民力稍蘇減放保捷詔實錄有之其餘悉從記聞所載傅永之言永時將漕陜西也

初樞密使龐籍與宰相文彦

博以國用不足建議省兵衆紛然陳其不可緣邊諸將爭之尤力且言兵皆習弓刀不樂歸農一旦失衣糧必散之閭閻相聚為盜賊上亦疑焉彦博與籍共奏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其故非他正由養兵太多爾若不減放無由蘇息萬一果聚為盜賊二臣請死之上意乃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河東京東西等路羸兵無慮八萬有餘人其六萬有餘悉放歸農其二萬有餘各減衣糧之半既而判延州李昭亮復奏陝西所免保捷特多

往往縮頸曲膕詐為短小以欺官司籍因言兵苟不樂歸農何為詐欺若此乎上益信焉其後王德用為樞密使許懷德為殿前都指揮使始復奏選廂軍以補禁軍議者非之簡汰羸兵無慮八萬餘人此據稽古録放歸農者六萬餘衣糧減半者二萬餘及文彦博龎籍首議并奏對並據記聞記聞又云施昌言不可尤甚按昌言此年正月自河北漕徙為江淮發運恐不復言及三路事而昭亮此年三月方以北宣徽武寧節判延州四月改天平節仍判延州今削去昌言姓名但著昭亮實録正史載省兵事極不詳本志云皇祐元年揀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禁廂諸軍退其罷癃為半分甚者給糧遣還鄉里化外若以罪隸軍或嘗有戰功者悉以剩員處之記聞惟不載剩員然減衣糧之

半即剩員居其間矣今悉用記聞稍刪潤之本志所云更不別出但取京東西河東北陝西等路字改猶古錄所稱天下字王德用許懷德奏選廂軍補禁軍當考至和元年十月范鎮言大臣以募兵塞責或指此也

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伏覩朝廷昨降詔旨委諸路轉運使等第選退州郡老弱兵士所去者衰疾尫孱之伍所存者壯盛伉健之人議者謂練士省財茲實為利近聞邊臣多有論奏皆謂選汰過多竊恐所言未悉利病緣方今天下之患莫甚於冗食冗食未去不可以節財用財用未節不可以除橫斂橫斂未除不可以寬民力

民力未寬不可以圖至治欲求至治宜以去冗食為先
朝廷有此處置固亦計之甚熟今命令才下若以横議
亟改則去弊求治無其日矣臣竊料招來邊臣之言亦
恐縁轉運使鋭於專行不與羣帥恊議所致伏乞特降
指揮約束逐路轉運使所至州郡並令先與帥臣長吏
同議然後選擇仍不得過有張皇使衆疑懼其選退之
人或力可耕墾而别無生業仍乞於所居州縣據口量
撥與係官閑田使之給養免至流離失所朝廷前議因

已至當不可妄有改罷仍乞詔邊帥各令遵守施行降詔

諸路轉運使選退老弱不知果是何時慶曆八年三月甲寅張方平所對策可考

甲子禮賓使知桂州陳珙為洛苑使廣南西路鈐轄兼知邕州内藏庫使廣南東路都監陳曙為廣南西路鈐轄兼知桂州遣入内供奉官高懷政往邕州與本路轉運使督捕蠻賊

乙丑御延和殿召虞部員外郎盧士宗講周易泰卦面授士宗天章閣侍講賜三品服士宗濰州昌樂人楊安

國所薦也是日詔賈昌朝赴講筵備顧問不講書帝以昌朝前宰相又舊講臣特命之

壬申觀文殿大學士右僕射判都省賈昌朝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初除兼侍中昌朝固辭之使相舊無中謝之賜其賜自昌朝始

丁丑詔陝西諸路經略司徙屯馬軍近地以省邊儲

甲申契丹國母遣始平節度使耶律瑛衛尉少卿昭文館直學士邢熈年契丹遣歸德留後蕭能崇州團練使

常守璧來賀正旦

戊子大留國來貢方物大留國未知何方當考

是歲大理評事石祖仁奏叔從簡為祖父中立服後四十日亡乞下禮院定承祖父重服禮官范鎮議經無接服祖仁宜以本服主喪服除而止母在則練服主祭宋敏求引通典司馬操駮徐邈議當承重鎮曰自開元禮已前嫡孫為祖雖祖之衆子在亦服斬衰三年且前代嫡孫卒則次孫承重況從簡為中子已卒而祖仁為嫡

孫古者重嫡孫正貴所傳其為後者皆服三年以主虞練祥禫之祭且三年之喪必以日月之久而服之有變也今中立未及葬未卒哭從簡已卒是日月未久而服未經變也或謂已服期今不當改服斬而為重制按儀禮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鄭康成注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杜佑號通儒引其義附前問答之次況徐邈范宣之說操已駁之是明服可再制又舉葬必有服祖仁宜解官因其葬而制

斬衰服三年後有如其類而已葬者用再喪制服請著為定式從之　戶部副使包拯言拯此疏不得其時疏論慶歷八年出入數必是次年也因附此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竊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六官僚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以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寖多然未有如本朝之繁冗者也今天下州

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牓僅千人復又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廕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又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臣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萬七千疋貫石兩（文數闕當考）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三十九萬二千疋貫石兩支一千五百四十萬四千

九百匹貫石兩慶歷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萬三百
五十九萬六千四百匹貫石兩支八千九百三十八萬
三千七百匹貫石兩在歲入一千八百五十九萬六千
五百匹貫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萬九百匹貫石兩況
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祖宗之
世所輸之稅祇納本色自後用度日廣沿納並從折變
重率暴歛日甚一日何窮之有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
時虛耗漸以不逮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

誅求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在哉臣以謂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欲救其獘當治其源治其源者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為計者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為之時若不鋭意而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救之過矣伏望陛下上體祖宗之成憲下恤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宜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太衆也則宜罷

去招募揀斥老弱土木之功不急者悉罷之費出無名者並除之懲禁中奢侈之端節上下浮枉之費當平成之代建長久之策願陛下留神省察申命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